

故宮
珍藁
本
刊

故宮博物院編

海南出版社

八代文鈔百家小集

第三冊 共八冊

故宮珍本叢刊第 612 冊元明詩文總集

故宮博物院編

新鑄八代文鈔百家小集

第三冊（共八冊）

海南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箋註唐賢絕句三體詩法/(宋)周弼選;(元)釋圓至注。-影印本。-海口:
海南出版社,2000.10

(故宮珍本叢刊)

本書與“歷朝應制詩選/(明)吳汶等輯”共9種書合訂

ISBN 7-80645-749-6

I. 箋… II. ①周…②釋… III. 文學-作品綜合集-中國-古代 IV. Z121.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1999)第 68758 號

故宮珍本叢刊第 612 冊
元明詩文總集
新鐫八代文鈔百家小集
第三冊(共八冊)

故宮博物院編
責任編輯:李升召

*

海南出版社出版發行
海南省海口市金盤開發區建設三橫路 2 號 郵政編碼:570216
湖南省新華印刷三廠印刷
湖南省長沙市韶山路 158 號 郵政編碼:410004
本書正文用紙由金城造紙(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生產

*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開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25 印數:1-400 冊
ISBN 7-80645-749-6/Z·27
定價:1860 元(元明詩文總集 10 種共 12 冊)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方面問題請與我社或承印廠聯係
我社為本書每冊(種)書新編的目錄均置於每冊書末

時議

唐 元結

臣某言臣自以昏庸無堪逸浪江海陛下忽降公詔
 遠徵愚臣陛下豈不以凶逆未除盜賊屢起百姓勞
 苦力用不足將社稷大計與天下圖之者乎荒野賤
 臣始見軒陛又拘限忌諱不能悉下情以上聞則陛
 下又安用煩勞車乘招禮賢異臣實不能當君子之
 羞受小人之辱故編輿阜之說為三篇名曰時議敢
 以上聞抵冒天威謹伏待罪臣結頓首謹上乾元二
 年九月初十日進士元結表上

大

上篇

時之議者或相問曰往年逆亂之兵東窮江海南極
 淮漢西抵秦塞北盡幽都今趙衛之疆悉為盜有凶
 勇之徒在四方者幾百餘萬如屯守二京從衛魁帥
 者不計當時之兵可謂強矣當時人心已不固矣天
 子獨以數騎僅至靈武引聚餘弱憑陵強寇頓軍岐
 陽師及渭西曾不踰時竟摧堅銳復兩京逃降逆類
 悉收河南州縣今河北隴陰姦逆尚餘今山谷江湖

稍多亡命今所任盜賊屢犯州縣今天下百姓咸轉

時議

大

流亡今臨敵將士多喜奔散今賢士君子不求任使
 天子往在靈武至於鳳翔無今日兵革而能勝敵無
 今日禁制而無亡命無今日威令而盜賊不起無今
 日財用而百姓不亡無今日封賞而將士不散無今
 日朝廷而人思任使何哉豈天子能以弱制強不能
 以強制弱豈天子能以危求安而忍以未安忘危時
 之議者或相對曰此非難言甚易言矣天子往年悲
 恨陵廟為凶逆傷汚怨憤上皇忽南幸巴蜀哀傷宗
 戚多見誅害驚惶聖躬動息無所是以勤勞不辭親
 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不疑渴聞忠直過則喜改如
 此所以能以弱制強以危求安今天子重城深宮謙
 和而居冕旒清晨纓佩而朝太官具味當時而食太
 常脩樂和聲而聽軍國機務參詳而進萬姓疾苦時
 或不聞而廐有良馬官有美女輿服禮物日月以備
 休符佳瑞相繼而有朝廷歌頌盛德大業四方貢賦
 尤異品物公族姻戚喜荷帝恩諸臣戲官怡愉天顏
 而文武大臣至於公卿庶官皆權位爵賞名實之外

自已過望此所以不能以強制弱忍以未安忘危若天子能視今日之安如靈武之危事無大小皆若靈武何寇盜強弱可言當天下日無事矣

中篇

時之議者或相謂曰吾聞道路云云說士人共自謀曰咎我奉天子拒凶逆勝敵則國家兩全不勝則家國兩亡所以生死決戰是非極諫今吾屬名位貴重財貨已足爵賞已厚勤勞已極天下若安吾何苦哉天下若不安吾屬外無仇讎相害內無窮賤相迫何

特議

三

苦更當鋒亦以近死乎何苦更忤人主以近禍乎又聞之曰嗚呼吾州里有忠義之者仁信之者方直之者今或有病父老母孤兒寡婦如身能存者力役乞丐凍餒不足況於死者父母妻子人誰哀之又聞曰今天下殘破蒼生危急受賦役者多寡弱貧獨流亡死生悲愛道路亦極矣天下若安我等豈無隴畝以自處若不安我等不復以忠義仁信方直死矣縱有益於我者安則隨之人且如此其然何故時之議者相對曰今國家非欲其然蓋失於太明太信而然耳

夫太明則見其內情將藏內情則罔惑生焉罔上惑下能令必信信可必矣故太信焉太信之中至姦元惡卓然而存如此使朝廷遂亡公直天下遂失忠信蒼生遂益冤怨如公直亡矣忠信失矣冤怨生矣豈天子大臣之所喜乎將欲理之能無端內吾屬議於野者又何所及

下篇

時之議者或相問曰今天子思安蒼生思滅姦致太平方力圖之非不勤勞於今四年而說者異之

特議

四

何哉時之議者或相對曰如天子所思如說者所異天子大臣非不知之凡有制誥皆嘗言及言雖慤勸事皆不行前後再三頗類諧戲今或有仁恤之詔憂勤之誥人皆族立黨語指而議之其由何哉以言而不行之故也天子不知其然以為言雖不行足堪沮勸嗚呼沮勸之道在明審均當而必行也必不行矣有言何為自太古已來致理興化未有言之不行而能至矣若天子能追行已言之令必行將來之法且免天下無端雜徭且除天下隨時弊法且去天下拘

忌煩令必任天下賢異君子屏斥天下姦邪小人然後推仁信威令與之不惑此帝王常道何爲不及

時議

五

辯惑

唐 元結

議者多惑朱公叔第五與先所爲故引之作辯惑二篇以喻惑者其意亦欲將辯惑與時人爲勸懼之方

上篇

晉南陽朱公叔爲冀州刺史百城長吏多懼罪自去公叔不舉法彈理之聽其去官而已惑者曰公叔才達者也苟能威畏苟能逃罪當下自新之令不問前辯惑

時之過公叔之爲也是哉辯者曰嗚呼先王作法令蓋欲禁貪邪絕兇暴使人不得苟免是以惡蒙異世之誅善及子孫之賞若法令不行則無以沮勸苟失沮勸則賞罰何爲嗚呼先王懼人民自相侵害故官人以理之加其爵祿使其富貴蓋爲其能理養人民者也彼乃絕理養之心以殺奪爲務去而不理而曰是乎豈有冠冕軒車佩符持節取先王典禮以爲盜具將天下法令而爲盜資乎致使金寶子囊財貨百車令彼盜類各爲富家公叔不理奈何咨嗟

下篇

管第五興先爲詔使舉奏刺史二千石蒙削免者甚
 衆興先以奉使稱者獲遷官焉惑者曰興先能糾劾
 過惡直哉使臣遷秩次也宜乎辯者曰夫理人察久
 其法明其禁使人知常且長也漢家法不常耶禁不
 長耶何得興先暴將威令急操刑獄使蒙戮辱者如
 斯多乎若漢家天下法禁皆如冀州四方詔使皆如
 興先則亂生於令出禍作於遣使誰爲惑者聽我商
 之嗚呼畏陷人於法故先於禁制有抵犯者理而刑
 之示其必常也人始知懼先王欲人自新故爲善者
 賞之俾人勸而無懼然後乃理所以施賞罰於人民
 令似衣冠不可脫忒如此慙慙乃能措刑殺致人乎
 耳故曰賞善而不罰惡則亂罰惡而不賞善亦亂賞
 罰不行與過差必止若如此漢家之法在乎興先之
 爲是也乎衆人之惑喻無

喻爰

唐 元結

天寶丁亥中詔徵天下士人有一藝者皆得詣京師
 就選相國晉公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恐洩漏當時
 之機議於朝廷曰舉人多卑賤愚曠不識禮度恐有
 謾言汗濁聖聽於是奏待制者悉令尚書長官考試
 御史中丞監之試如常吏已而布衣之士無有第者
 遂表賀人主以爲野無遺賢元子時在舉中將東歸
 鄉人有苦貧賤者欲留長安依託時權徘徊相謀因
 諭之曰管世以來共尚丘園潔白之士蓋爲其能外
 獨自全不和不就饑寒切之不爲勞苦自守窮賤甘
 心不辭忽天子有命聘之玄纁束帛以先意薦論擁
 篲以導道欲有所問如咨師傅聽其言則可爲規戒
 考其行則可爲師範用其材則可爲經濟與之權位
 乃社稷之臣君能忘此而欲隨逐駑駘入棧樞中食
 下廩贖爲人後騎負息隸受鞭策耶人生不方正
 忠信以顯榮則介潔靜和以終老鄉人於是與元子
 偕歸於戲貴不專權罔惑上下賤能守分不苟求取

始為君子因喻鄉人得及林甫言意可存編為喻及

喻及

木

二

次山自述篇

唐 元結

天寶庚寅元子初習靜于商餘人聞之非非曰此
狂者也見則茫然無幾人聞之是是曰此學者也
見則猗然及三年人聞之參參曰此隱者也見則
崖然有感而問曰子其隱乎對曰吾豈隱者邪愚
者也窮而然爾或者不喻遂為述時命以辯之先
曾為述居一篇因刊而次之總命曰自述

述時

次山自述篇入

一

昔隋氏逆天地之道絕生人之命使怨痛之聲滿於
四海四海之內隋人未老隋社未安而隋國已亡何
哉奢淫暴虐昏惑而已烝人苦之上訴皇天皇天有
命於我國家六葉于茲高皇至勤文皇至明身鑒隋
室不敢滿溢清儉之深聽察之至仁惠之極泱泱
洋為萬代則聖皇承之不言而化四十餘年天下太
平禮樂化於戎夷慈惠及於草木雖奴隸齒類亦能
誦周公孔父之書說陶唐虞夏之道至於歌頌謳吟
婦人童子皆抒性情美辭韻指詠時物與絲竹諧會

綺羅當稱况世貴之士博學君子其文學聲望安得不顯聞於當時也哉故冠冕之士傾當時大利軒車之士富當時大農由此知官不勝人逸於司領使秩次不能損又休罷以抑之尚駢肩累趾授任不暇乎愚愚者亦當預焉日覺抵塞厭於無用乃以因慕古人清和蘊純周周仲仲憇然全真上全忠孝下盡仁信內順元化外娛大和足矣如戚促蚩諸封蒙遏滅暮為朝貴心所不喜亦由金可鎔不可使為汗腐木可濁不可使為塵糞然巴鄙語曰愚者似直弱者似仁予殆有之夫復何疑

次山自述篇

二

述命

元子嘗問命於清惠先生先生曰子欲知命不如平心平心不如忘情喏曰幸先生教之先生曰夫平心能正是非忘情能滅有無子何先焉曰請先忘情先生曰子見草木乎子見天地乎草木無心也天地無情也而四時自化雨露自均根柢自深枝幹自茂如是天地豈醜授而成哉草木豈憂求而生哉人之命也亦由是矣若天若壽若貴若賤烏可強哉不可強

也不可強也不如忘情忘情當學草木嗚呼上皇強化天下天下化之養之以道德道德僞薄天下亦從而僞薄嗚呼後王急濟天下天下從之救之以權宜權宜侈惡天下亦從而侈惡故赴貪徇紛急之風以至于于今聖賢者兢兢然猶傷命性愚惑者恩恩然遂忘家國其由不審不通醜授憂求而已子不喻乎

述居

次山自述篇

三

天寶庚寅元子得商餘之山山東有谷曰餘中谷東有山曰少餘山谷中有田可耕藝者三數夫有泉停浸可畦稻者數十畝泉東南合肥溪溪源在少餘山下溪流出谷與深水合滙于澗將成所居故人李才聞而來會乃歎曰吾未始知夫子之所至焉今知之矣吾聞在貧思富在賤思貴人之常情也聖賢所有然而知貧賤不可苟免富貴不可苟取上順時命乘道御和下守虛澹修己推分稱君子者始不公乎乃相與占山泉關榛莽依山腹近泉源始為亭廡始作堂宇因而習靜適自保閑夫人生於世如行長道所行有極而道無窮奔走不停夫然何適子當乘時和

望年豐耕藝山田兼備藥石與兄弟承歡於膝下與朋友和樂於琴酒。寥寥然順命不為物累亦自得之分在於此也。

次山自述篇

四

浪翁三論

唐 元結

漫論

乾元己亥至寶應壬寅蒙時人相誦議曰元次山嘗漫有所為且漫辭官漫聞議云云因作漫論論曰

世有規檢大夫持規之徒來問叟曰公漫然何為對曰漫為何似然對曰漫然規者怒曰人以漫指公者是他家惡公之辭何得翻不惡漫而稱漫為漫何檢浪翁三論 一 括漫何操持漫何是非漫不足準漫不足規漫無所用漫無所施漫也何效漫焉何師公髮已白無終惑之叟俛首而謝曰吾不意公之說漫而至於此意如所說漫焉足耻吾當於漫終身不羞著書作論當為漫流於戲九流百氏有定限耶吾自分張獨為漫家規檢之徒則奈我何

癡論

元子天寶中曾預議於諫大夫之座酒盡而無以續之大夫歎曰諫議散冗者貧無以繼酒嗟哉元子醉

中議之曰大夫頗能用一謀令大夫尊重如侍中威權等司隸何若大夫問謀對曰得寤婢一人在人主左右以寤言先諷則可請有所說大夫不聞古有邵侯侯家得寤婢寤則寤言言則侯輒鞭之如是一歲婢寤如故侯無如婢何有夷奴每厭勞辱寤則假寤其言似不怨而若忠信侯聞問之則曰素有寤病寤中寤言非所知也引寤婢自辨辭說云云侯疑學婢鞭之不止髡之錯之奴寤愈甚奴於是重窺侯意先事寤說說侯之過警以禍福侯又無如奴何客有知

浪翁三論

入

二

侯禍機因寤奴之先扣侯門諫侯以改過免禍侯納客為上賓復其奴命曰寤良氏子孫世在于邵大夫誠能學奴效婢假寤言以譏諫人主悔過追誤與天下如新大夫見尊重威權何止侍中司隸大夫乃歎曰嗚呼吾謂今之士君子曾不如邵侯夷奴

丐論

天寶戊子中元子遊長安與丐者為友或曰君友丐者不太下乎對曰古人鄉無君子則與雲山為友里無君子則與松竹為友坐無君子則與琴酒為友出

遊於國見君子則友之丐者今之君子吾恐不得與之友也丐者丐論于能聽乎吾既與丐者相友喻求罷丐友相喻曰子羞吾為丐耶有可羞者亦曾知之未也嗚呼於今之世有丐者丐宗屬於人丐嫁娶於人丐名位於人丐顏色於人甚者則丐權家奴齒以售邪妄丐權家婢顏以容媚惑有自富丐貧自貴丐賤於刑丐命不可得就死丐時就時丐息至死丐全形而終有不可丐者更有甚者丐家族於僕園丐性命於臣妾丐宗廟而不取丐妻子而無辭有如此者不為羞哉吾所以丐人之棄衣丐人之棄食提髻倚杖在于路傍且欲與天下之人為同類耳不然則無顏容行於人間夫丐衣食貧也以貧乞丐心不慙迹與人同示無異也此君子之道君子不欲全道耶幸不在山林亦宜且髻杖隨我作丐者之狀貌學丐者之言辭與丐者之相逢使丐者之無耻庶幾世始能相容吾子無矯然取不容也於戲丐者言語如斯可為編為丐論以補特規

浪翁三論

入

三

浪翁規惡

唐 元結

出規

元子門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子問之曰爾去我
久矣何以異乎諾曰叔將始自山中至長安見權貴
之盛心憤然切悔比年於空山窮谷與夫子甘饑寒
愛水木而已不數月自王公大夫卿相近臣之門無
不至者及一年有向與歡宴過之可弔有始賀拜候
已聞就誅豈不裂封疆土未識豈無印綬懷之未暖

浪翁規惡

其客得祿位者隨死得金玉者皆擊參遊宴者或刑
或免叔將之身如犬逃者五六似鼠藏者八九當其
時環望天地如置在杯斗之中元子聞之嘆曰叔將
汝何思而為乎汝若思為社稷之臣則非正直不進
非忠謹不言雖手足斧鉞口能出聲猶極忠言與氣
偕絕汝若思為祿位之臣猶當避赫赫之路晦顯顯
之機如下廐粟馬齒食而已汝忽然望權勢而往自
致身於刑禍之方得筋骨載肉而歸幸也太矣二三
子以叔將為戒乎

處規

州舒吾問元子曰吾聞子多矣意將何為對曰雲山
幸不求吾是林泉又不責吾非熙然能自全順時而
老可矣復安為哉舒吾曰元子其過誤乎其太矯也
吾厭世人飾言以由道藏智以全璞退身以顯行設
機以樹名吾子由之使僕何信元子俛而謝之滕許
大夫友元子問不應舒吾之說乃曰嗟嗟元子少辭
者耶何不曰使吾得所處但如山林不見吾是非吾
將娛而往也以子為飾言藏智退身設機何不曰如

浪翁規惡

此豈不多於盜權竊位蒙汗萬物富貴始及而刑禍
促之者乎元子謝不及季川問曰孰終不復二論孰
有意乎於戲季川吾有言則自是言達與人非吾安
能使吾身之有是而令他人之有非至於聞聞也哉

戲規

元子友倚于雲丘之顛戲牧兒曰爾為牧歌當不責
爾暴牧兒歌去乃暴他田田主鞭之啼而寬元子啼
不止召其父而止之元子友真卿聞之書過於元子
曰嗟嗟次山荷戲小兒俾陷鞭焉而蒙寬之彼牧兒

望次山猶臺隸不敢干其主及苟戲乃或與次山猶
仇讐斯豈慎德也歟吾聞君子不苟戲無似非如何
惑一見使不知所以蒙過此非苟戲似非之非者耶
惡不必易此元子報真卿曰於戲吾獨立於空山之
上戲歌牧兒得過幾不可免彼行於世上有愛憎相
忌是非相反名利相奪禍福相從至於有蒙戮辱者
焉得不因苟戲似非世兒惑之以及者乎真卿吾當
以戲為規

心規

假翁規惡

入

三

元子病遊世歸于商餘山中以酒自肆有醉歌里夫
公聞之酸元子之酒請歌之歌曰元子樂矣俾和者
曰何樂亦然何樂亦然我曰我雲我山我林我泉又
曰元子樂矣俾和者曰何樂然爾何樂然爾我曰我
鼻我目我口我耳歌已矣夫公曰自樂山林可也自
樂耳目何哉人誰無此元子引酒當夫公曰勸君此
杯酒緩飲之聽我說子行于世間目不隨人視耳不
隨人聽口不隨人語鼻不隨人氣其甚也則須封包
裹塞不爾有滅身亡家之禍傷汗毀辱之患生焉雖

王公大人亦不能自至口鼻耳目夫公何思之不孰
耶

時規

乾元已亥漫叟待詔在長安時中行公掌制在中書
中書有醇酒時得一醉醉中叟誕曰願窮天下鳥獸
蟲魚以充殺者之心願窮天下醇酎美色以充欲者
之心中行公聞之歎曰子何思不盡耶何不曰願得
如九州之地者億萬分封君臣父子兄弟之爭國者
使人民免賊虐殘酷者乎何不曰願得布帛錢貨珍
寶之物溢於王者府藏滿將相權勢之家使人民免
饑寒勞苦者乎叟聞公言退而記之授於學者用為
時規

惡圖

元子家有乳母為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嬰兒喜之母
使為之聚孩孺助嬰兒之樂友人公植者聞有戲兒
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趨焚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
圖之士歌曰寧方為卑不圓為卿寧方為污辱不圓
為顯榮其甚者則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圓或有喻

之以天大無窮。人不能極。遠視四垂。因謂之圓。天不圓也。對曰天縱不圓。為人稱之。我亦惡焉。次山奈何。任造圓轉之器。恣令悅媚嬰兒。少喜之。長必好之。教兒學圓。且陷不義。躬自戲圓。又失方正。嗟嗟。次山入門。愛嬰兒之樂園。出門當愛小人之趨圓。吾安知次山異日不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以終身乎。吾豈次山之友也。元子召季川謂曰。吾自嬰兒戲圓。公植尚辱我言絕忽乎。吾與汝圓。以應物圓。以趨時。非圓不預。非圓不為。公植其操。予戟刑我乎。

浪翁規惡

八

五

惡曲

元子時與鄰里會曲。全當時之權。以順長老之意。歸泉上。叔盈問曰。向夫子曲全。其權道然也。苟為爾乎。元子曰。叔盈視吾曲。其心以徇財利曲。其行以希名位。當過吾。吾苟全。一惟於鄰里無惡。然可也。東邑有全直之士。聞元子對叔盈。恐曰。吾聞元次山約其門人曰。無惡我之小曲。真僭鄙惡辭也。吾輩全直三十年。未嘗曲氣以轉聲。曲辭以達意。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目。猶患於古人。古人有惡曲者。不曲臂以取物。

不曲膝以便坐。見天下有曲於君。曲於民。曲於鬼神者。往劫而死之。今元次山苟曲言矣。強全一惟。以為不喪其直。恩哉。若能苟曲於鄰里。強全一惟。豈不能苟曲於鄉縣。以全言行。苟能曲於鄉縣。豈不能苟曲於邦國。以彰名譽。能苟曲於邦國。豈不能苟曲於天下。以揚德義。若言行名譽德義皆顯。豈有鍾鼎不入門。權位不在已乎。嗚呼。曲為之小。為大之漸。曲為之也。有何不可。姦邪凶惡其圖乎。元子聞之。頌曰。吾以顏貌曲全。一惟全直。君子之惡我如此。猶有過於此。

浪翁規惡

八

六

者何以自免

浪翁觀化

唐 元結

浪翁山野浪老也聞元子亦浪然在山谷病中能
記水石草木蟲豸之化亦來說常所化凡四說

有無相化

浪翁曰陰陽之氣化為四時四時之

物形全是無化有萬物形盡是有化

之說

有化無

浪翁觀化 木

浪翁曰人或云我立於東西望萬里目極則無人我

兩忘終世相無此有化無之說

無化有

浪翁曰人或云我來於南北行萬里至無不有人我
兩求終世相有此無化有之說

化相化

浪翁曰吾觀化於無也何無不有吾觀化於有也何
有不無有無更化日以相化化言何極化言何窮

時化



元子聞浪翁說化化無窮極因論論曰翁亦未知時

之化也多於此乎曰時焉何化我未之記元子曰於

戲時之化也道德為嗜慾化為險薄仁義為貪暴化

為凶亂禮樂為耽淫化為侈靡政教為煩急化為苛

酷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夫婦為溺惑所化化為

犬豕父子為惛慾所化化為禽獸兄弟為猜忌所化

化為讐敵宗戚為財利所化化為行路朋友為世利

所化化為市兒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大臣為威

權所恣忠信化為姦謀庶官為禁忌所拘公正化為

浪翁觀化 木

邪佞公族為猜忌所限賢哲化為庸愚人民為征賦

所傷州里化為禍邸姦兇為恩幸所迫廝阜化為將

相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山澤化為井陌或曰盡

於草木原野化為狴犴或曰殫於鳥獸江湖化為鼎

鑊或曰暴於魚鼈祠廟化為宮寢或曰數於祠禱翁

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情性為風俗所化無不作徂

狡詐誑之心聲呼為風俗所化無不作諂媚僻淫之

辭顏容為風俗所化無不作姦邪覺促之色翁能記

於此乎

世化

浪翁聞元子說時化嘆曰吾昔聞世化可說又異於此昔世之化也天地化為斧鑕日月化為豺虎山澤化為州里草木化為宗族風雨化為邸舍雪霜化為衣裘呻吟化為常聲糞污化為梁肉一息化為千歲烏犬化為君子元子惑之浪翁曰子不聞往昔世之化也四海之內巷戰門闕斷骨腐肉萬里相藉天地非斧鑕也耶人民暗夜盜起求食晝遊則死傷相及日月非虎豺也耶人民相與寄身命於絕崖深谷之

浪翁觀化

六

三

底始能聲呼動息山澤非州里也耶人民奔走非澤林蒼叢不能蔽蔽草木非宗族也耶人民去鄉國入山海千里一息力盡暫休風雨非邸舍也耶人民相持於死傷之中裸露而行霜雪非衣裘也耶人民勞苦相究瘡痍相痛老弱孤獨相苦死亡不能相救呻吟非常聲也耶人民多饑餓溝瀆病傷道路糞污非梁肉也耶人民奔亡潛伏戈矛相拂前傷後死免而存者一息非千歲也耶僵王腐卿相枕路隅鳥獸攘其骨肉烏犬非君子也耶

言以道深

浪翁觀化

八

四

浪翁七不如七篇

唐 元結

元子常自愧不如孩孺不如宵寐又不如病又不
如醉有思慮不如靜而閑有喜愛不如忘其情及
其甚也不如草木此意多顯於元子者或曰訂如
是不如則不如也不如如者止於此乎元子於是
系之於人事續之於此喻始為七不如不如之義
始極也

第一

七不如篇 一

元子以為人之毒也毒於鄉毒於國毒於鳥獸毒於
草木不如毒其形毒其命毒其姻戚毒其家族者爾
於戲毒可頌也乎哉毒有甚焉何如

第二

元子以為人之媚也媚於時媚於君媚於朋友媚於
鄉縣不如媚於廐媚於室媚於市肆媚於道路者爾
於戲媚可頌也乎哉媚有甚焉何如

第三

元子以為人之詐也詐於忠詐於信詐於仁義詐於

正直不如詐於愚詐於弱詐於貧賤詐於退讓者爾
於戲詐可頌也乎哉詐有甚焉何如

第四

元子以為人之惑也惑於邪惑於佞惑於姦惡惑於
兇暴不如惑於狂惑於誕惑於翫弄惑於諧戲者爾
於戲惑可頌也乎哉惑有甚焉何如

第五

元子以為人之貪也貪於權貪於位貪於取求貪於
聚積不如貪於德貪於道貪於閑和貪於靜順者爾
於戲貪可頌也乎哉貪有甚焉何如

第六

元子以為人之溺也溺於聲溺於色溺於圖曲溺於
妖妄不如溺於仁溺於讓溺於方直溺於忠信者爾
於戲溺可頌也乎哉溺有甚焉何如

第七

元子以為人之忍也忍於毒忍於媚忍於詐忍於
貪溺不如忍於貧忍於苦忍於棄污忍於病廢者爾
於戲忍可頌也乎哉忍有甚焉何如